

学习文选 7

大寨——中国共产党人和 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

中共晋东南地委宣传部印

一九七七年七月

目 录

大寨——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 的方向

..... (1)

最重要的建设

——大寨党支部加强党的建设的调查..... (35)

人变、地变、产量变，关键是人变

——大寨党支部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..... (46)

大寨——中国共产党人 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

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号召我们：“毛主席树立的大寨、大庆两面红旗，‘四人帮’妄图把它们砍倒，我们要把它们高高举起来。”

敬爱的叶副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：“毛主席树立的大庆、大寨两面红旗，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。”并指示我们：“不仅要学大庆、大寨的今天，还要学他们的明天，要从大庆、大寨看到我们前进的方向。”

一九六四年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，周总理总结了大寨的根本经验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、批林批孔，特别是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斗争，大寨红旗更加鲜艳，大寨经验有了新的发展。大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范，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。刘少奇、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为什么那样疯狂地反大寨、压大寨，妄图砍倒大寨红旗？他们反的决不仅仅是虎头山上那些改天换地的工程，而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，反对这一理论在农业战线上的伟大实践；他们压的也不是一个大寨大队，而是压制全国正在开展的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；他们砍的也决不仅仅

是大寨这面红旗，而是反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。

英明领袖 华主席为首的 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更高地举起了毛主席亲自树立、周总理精心培育的大寨红旗，精辟地阐明了大寨的根本经验，明确地肯定了大寨的正确方向，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县的伟大群众运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。

在大寨，我们真正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。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间，贫穷落后的面貌已经成为历史，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已经由一九五三年的二百五十斤，猛增到一千一百二十斤。农、林、牧、副的总收入比办社初期增长了十几倍，集体经济的家当每户平均近万元。大寨人说：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一千倍，强一万倍！”

在大寨，我们真正看到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代新型农民的成长。他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，经过三大革命斗争实践考验的一心为公的人；他们是敢批修正主义，敢斗资本主义，拚命大干社会主义的顶天立地的人；他们是一切为了使社会主义胜利，一切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有远大理想的人。

在大寨，我们真正看到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灿烂前景。大寨人坚持自力更生，大搞科学实验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，大大加快了建设的速度。全大队基本上实现了机械耕作，有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可以灌溉，运输、农副产品加工、场上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。大寨人豪迈地说：人和机器一起大干，生产条件大变了还要再大变。

在大寨，我们真正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。大寨人不断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，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，不断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。党组织越战越强了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断壮大，对资产阶级法权能够自觉限制了，三大差别逐步缩小了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逐步形成了。他们正在积极创造条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。毛主席指出的我国社会基本单位五位一体的雏形开始形成了。

大寨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大寨？他们又是怎样为了大寨的明天继续前进的呢？

一切为了使资本主义绝种

一九六三年三月间，山西省召开过一次全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，会议的议题是交流巩固集体经济、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当时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有个发言，他不是一般地讲如何发展生产，而是讲人民公社化以后，农村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斗争。陈永贵同志说：有人说，进了公社门，都是一家人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留下的任务是发展生产了。在我们大寨，也有人这样认识问题。可是我们党支部认为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，并不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束，而是由入社还是单干的斗争改变为搞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还是走资本主义歪门邪道的斗争了。如果不认识这个斗争，不抓这个斗争，集体经济就会滑到邪路上去。人民公社化以来，我们就是抓住这个主要矛盾，不断批，不断斗，堵

了跑自由市场的路，卡了自由开荒的口，关了劳力外流的门，同修正主义、资本主义当面锣、对面鼓地干起来。

陈永贵同志总结大寨的经验，认为：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，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。社会主义的新大寨，等不来，靠不来，是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斗出来。不仅人民公社化以来，早在土地改革以后，大寨人就象同地主富农斗一样，同资本主义斗开了。杂草天天锄，资本主义天天批。资本主义从哪里冒出来，他们就在哪里批，什么时候冒出来，他们就什么时候批，“天王老子”搞资本主义也不行，非豁出来拚到底不可。三十年来，大寨人斗资本主义有“四个不让”、“四个不搞”。“四个不让”是：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复活，不让新的资产阶级产生，不让集体经济变质，不让贫下中农变色。“四个不搞”是：不搞心慈手软，而是一斗到底；不搞消极应战，而是主动出击；不搞迁就附和，而是寸步不让，寸土必争；不搞单线作战，而是全面围剿，刨底绝根。经过长期的斗争，在大寨，资本主义的地盘一天天缩小，社会主义的阵地一天天扩大，共产主义的因素一天天增长。

大寨人斗资本主义为什么那么狠？在同资本主义斗争中，他们究竟明确了些什么认识？积累了些什么重要经验？

第一条，大寨人认定，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死对头，要干社会主义，就必须批资本主义，不是批一天，批一月，批一年，而是年年批，月月批，天天批。大寨人的这个认识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从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。土地改革以后，大寨人听党的话，要依靠贫下中农，走组织起来，发展生产的社会主

义道路。但是，有人就不干，就反对，硬是要走“要想发财快，庄稼搅买卖”的资本主义道路，要搞明互助，实单干的“好汉组”。他们搅得人心七股八岔，搞得大寨有人又富起来了，有人又穷下来。那时候，大寨人就感到：要迈社会主义的步，非堵资本主义的路不可。于是就下决心斗起来，结果斗出了个“好汉组”垮台，“庄稼搅买卖”散伙，“老少组”大发展，生产大增长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，大寨人一心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，壮大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，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大踏步前进。但是，也有人不干，有人反对，他们硬是要推行瓦解集体经济的“三自一包”，硬是要引诱人们走“白草、黑市、小块地”的资本主义邪路。那时候，大寨人更清醒地看到，并不是“进了公社门，都是一家人”，资本主义这根搅屎棍还在搅。不斗，不批，还是干不成社会主义。又下决心斗。七斗八斗，才斗出了一个“三自一包”滚蛋，“白草、黑市、小块地”收摊，经营管理大革命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巩固、大发展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大寨人思想更解放，干劲更足了，一心要乘文化大革命的东风，干出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飞跃来。但是，还是有人不干，有人反对。特别是“四人帮”这伙祸国殃民的坏蛋，硬是要给大干社会主义扣上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帽子，他们打着“造走资派反”的旗号，包庇资本主义，纵容资本主义，搅得人们想干不敢干，要干不能干，社会主义生产停滞不前，集体经济坐吃山空。这时候，大寨人就更加明确：在通往共产主义的这条道路上，和资本主义这个恶魔的斗争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，只有斗，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。于是，大打反复辟、反

腐蚀、反蚕食的人民战争，大斗社会上的资本主义，也大斗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。七斗八斗，才斗来了社会主义农业的新飞跃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新发展。就这样，斗了十年，二十年，大寨人得出这样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结论：合作化、公社化以后的农村，这矛盾，那矛盾，最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；批这、批那，最要紧的是批判资本主义。干社会主义革命，搞社会主义生产，就要抓这个主要矛盾，就要年年、月月、天天批资本主义。真批资本主义，才能真干社会主义，真干社会主义，就必须真批资本主义。不抓这个主要矛盾，看着资本主义不批，甚至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还想从资本主义那里找点门路，沾点光，捞点油水，不管你把革命的口号喊得多响，也不是真革命，也不是真干社会主义。

第二条，大寨人认定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，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。批资本主义必须批修正主义，批修正主义必须批资本主义。批修不批资，抓不住修正主义的要害，批资不批修，抓不住资本主义的后台，结果，必然是资本主义批不了，社会主义干不成。这个认识也是从他们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。土地改革以后，农村的斗争很激烈，有人要组织起来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有人却偏要“发家致富”，走资本主义道路。按理说，共产党领导下，就不能让资本主义翻天，可是偏偏党内就有人保护它，什么“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”呀，什么“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富农经济”呀，于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有恃无恐，明目张胆地和社会主义争地盘。在大寨，党支部就曾经有人十分喜欢那个“富农经济”，干得十分卖力，贫下中农有话也不能说。大寨人在

斗争中开始认识到：资本主义坏，修正主义更坏，因为修正主义打上大红伞搞资本主义，更骗人，更压人。要斗资本主义，就非斗修正主义不行。所以，批“庄稼搅买卖”的资本主义倾向，就把党支部的那个负责人也拖出来批了。这一批，资本主义才给批下去了，社会主义的步子才迈开了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，农村的斗争明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，党内却有人硬要说不是，而是什么“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”，提倡什么“三自一包”、“四大自由”，明目张胆地支持资本主义复辟。在大寨，党内也曾有人很喜欢这些东西，叫喊着要自由开荒，卖高价，捞“外快”，各奔前程。大寨人在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到：资本主义绝不了种，修正主义死不了心。当共产党员，干社会主义，不卡死资本主义不行，光卡死资本主义，不盯住修正主义也不行。要斗一起斗，要批一起批，只有下了这个狠心，才能堵住资本主义的路，迈开社会主义的步。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他们批资又批修，从批社会上的资本主义，批到党内的修正主义，才批出了一个干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来，才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，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。经过文化大革命，斗争是不是没有了？当然不是。近十年来，广大贫下中农批刘少奇、批资产阶级，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大，他们要求革命迈大步，朝前走。但是，有人却另搞一套，他们要走“只要为集体，咋干咋有理”的路。这明明是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这伙穷凶极恶的修正主义头子们，却硬说现在的矛盾是什么“新旧矛盾”、“革命派与保守派的矛盾”、“新干部与老干部的矛盾”、“法家与儒

家的矛盾”，这就使大寨人更加明确了，修正主义这个大祸害，坏就坏在它一心一意要堵社会主义的路，开资本主义的路。真正的革命者，要堵资本主义的路，迈社会主义的步，就必须揪住修正主义这条毒蛇不放，一路前进一路打，而且要打得狠。只有这样，资本主义才抬不起头来，社会主义才能大步走。大寨解放以后的这三十年，对修正主义越斗越敢斗，越斗越会斗，越斗越狠斗，终于斗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大寨，斗出了一条宽宽敞敞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。正是在这场长期的、复杂的、激烈的斗争中，大寨人又提高了，又前进了，他们懂得了：资本主义、修正主义是一路货，批资必批修，批资批修不能少数人批，不能光在党外批，不能光在下边批，不能光在群众中批，要党内党外一起批，干部群众一起批，上头下头一起批，各行各业一起批，要打大会战，要打持久战。没有这个决心，不下这个狠心，地、富、反、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就镇不住，资本主义势力就打不退，资本主义路就堵不住，社会主义就干不成。

第三条，大寨人认定，资本主义这个死对头，十分狡猾，也十分阴险，它既会利用集体经济的暂时困难向社会主义进攻，也会利用集体经济大发展的时机向社会主义进攻；它既打“为群众”的招牌进攻，也打“为集体”的旗号进攻。要批资本主义，就必须善于识别资本主义，要剥下伪装，暴露真象，揪住不放，穷追猛打。这个认识也同样是从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，并不断加深认识的。在五十年代，资本主义是赤裸裸的进攻，什么“发家致富”、“富农经济”，这种资本主义是很容易识别的。那时候，大寨人斗资本主义是手到擒拿。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了，赤裸裸的

资本主义批得无人敢挨了。资本主义钻到集体经济的肚子里来了。农业集体化以后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主要的已经不是“入伙”不“入伙”，个人发财同共同富裕的斗争了，而是挂上“为集体”的招牌了，是集体经济在经营方向上的斗争了。突出的表现是：在种植计划上，是按照国家计划种植还是利大大干，利小小干，没利不干的自由种植？是坚持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，还是搞重副轻农，弃农经商？在积累与分配上，是兼顾国家、集体、个人，还是分光吃尽，富了个人，空了集体？是坚持从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生产积累资金，还是“只要为集体，咋干咋有理”，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抓钱？是坚持自力更生，还是等、靠、要？在副业的经营上，产品是坚持在社会主义渠道里流通，还是自由经营，在市场上乱窜？资本主义就是从这些方面在集体经济内部同社会主义斗争着，在悄悄地改变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。大寨人在长期的斗争中，认出了这个化了妆的资本主义，揭了这个死对头的画皮，并开展了对这个主要敌人的连续进攻。在集体经济经营方向问题上，不论大事小事，都要用革命的尺子量一量，用两条道路的界限分一分，是社会主义的就发展，就保护，就提倡，就扶植；是资本主义的，就批判，就斗争，就打击，就取缔。有人说大寨斗资批修真是理直气壮。大寨人说，这中间也没有什么奥妙，一是不打个人的小算盘，二是不打一个队的小算盘，三是牢牢记住靠自己的双手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，四是不要一分从邪道上来的钱。有了这四条，是非界限就好分了，对资本主义、修正主义就没有什么不敢批，不敢斗的！

第四条，大寨人认定，要在经济领域里批判资本主义，

也要在思想领域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。因为，私有观念、金钱观念以及发财观念等等，是资本主义生存和活动的思想基础。大寨人把这个批判叫共产主义教育，实际上就是从思想上批判资本主义。这方面，大寨批判的内容很多，比如，不劳而获的思想行为，贪污盗窃的思想行为，投机取巧的思想行为，损公肥己、化公为私的思想行为，只顾本队，不顾别队的思想行为，事事等、靠、要，处处都伸手的思想行为，都在批判之列。这个批判很重要，对这个批判经常抓，反复抓，就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识别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本领，大大增强了干部和群众对资本主义的仇恨。社员搞资本主义，干部敢批，干部搞资本主义，社员也敢揭敢斗，在全大队造成了一个对资本主义倾向的群众性监督，这样，即使个别人思想上和资本主义藕断丝连，行动上也不敢搞资本主义。刹住资本主义的车，人心向集体，劲就用在了大干社会主义上。

大寨人同资本主义斗了三十年，斗得好，斗得对，斗得理直，斗得气壮，斗得有力，斗得正确，斗出了觉悟，也斗出了经验，斗出了区分干社会主义还是干资本主义的八条界限。这就是：（一）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，还是只为少数人谋利益；（二）是靠自己的双手，辛勤劳动创造财富，发展集体经济，还是靠做买卖、捞“外快”、吃“过水面”发财致富；（三）是有利于改造小生产，树立共产主义思想，还是迁就旧的习惯势力，诱发和助长资本主义思想；（四）是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还是压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；（五）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，还是少慢差费；（六）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还是扩大资产阶级

法权；（七）是有利于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，还是削弱这种专政；（八）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，还是削弱党的领导。

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深刻指出：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，要它在地球上绝种，变成历史的东西。”大寨从一九四六年成立“老少组”到现在，干了千件事，万件事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，归根到底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绝种，使社会主义发展，向共产主义过渡。

搞好生产关系领域里的继续革命

大寨所以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，还因为它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在生产关系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了不断的革命，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。

究竟大寨在生产关系领域里搞了些什么革命呢？

适应生产力的发展，大寨实行了大队核算。

马克思主义认为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逐步过渡是一个必然趋势。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曾经指出：“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，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，特别是公社、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，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，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。在更远的将来，人民公社还要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，再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。”

大寨根据本身的条件，逐步进行着这个过渡。一九五五年，大寨还是高级社的时候，下面是分两个生产队的，高级社对生产队实行的是“三包一奖”、“四固定”。土地、劳力、牲畜、农具还是固定到生产队的，由生产队使用，并实行包工、包产、包投资和超产奖励制度。所以，实际上还存在着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，生产队还是一级核算单位。一九五七年冬，大寨进行了三战狼窝掌的战斗，一九五八年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，迎来了大跃进，生产规模越来越大，群众要求发展生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这时，以生产队组织生产和进行核算，已经很不适应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九六〇年，大寨取消了“三包一奖”、“四固定”，由大队直接指挥生产，由生产队核算发展为大队核算，由三级所有变为公社、大队两级所有。

大寨实行大队核算，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。由于政治和经济、生产和分配等各个方面的权力都集中统一起来，这就非常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。大寨党支部所以能够把各方面的工作统帅起来，真正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实行大队统一核算，政治经济统一领导，工程统一规划，劳力统一调配，资金统一使用，有利于大搞群众运动，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；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。大队核算，人多力量大，搞大工程，搞大生产，创千秋大业，显示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有利于改造小生产思想，使干部群众心胸开阔、眼光远大，从今天看到明天，看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。

大寨人坚持大队核算，曾遭到激烈的反对。什么“超越了历史阶段”呀，什么“一个早上想进入共产主义”呀，其

实，这不过是害怕革命的一种哀鸣而已。问题的关键不是大寨超越了历史阶段，而是有的人用形而上学观点看待历史阶段，硬要把革命阶段论搞成革命停顿论。他们的思想、步伐，已经远远落后于群众的要求、时代的要求，却埋怨别人走快了。他们自己不革命，反而阻挡别人革命。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促退派。相反，大寨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处理不断革命和革命分阶段的关系，他们既盲目地去干那种条件还不成熟的事情，也不消极地等待条件。他们和大庆人一样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大寨人是真正的革命促进派。至于有人荒谬地说什么向大队核算过渡“是阶级敌人煽动的”。好象地、富、反、坏比共产党人还愿意搞社会主义，想共产主义。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颠倒是非，出奇的胡说八道！

适应生产发展和广大社员生活的需要，在条件许可的时候，大寨实行了住宅公有。

大寨在一九六三年遭灾之前，全大队共有二百七十多间（孔）房和窑洞，住宅破烂又拥挤。遭灾以后，八十户人家就有七十八户房倒窑塌。当时，既要扶苗救灾，又要恢复被冲垮的土地，还要解决社员的住宅问题，不仅劳力十分紧张，更严重的问题是，七十八户人家，没有几家有力量能修得起住宅！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党支部决定由集体修建新农村。实践证明，集体修建新农村优越性很多，现在，全大队已经兴建了九百间（孔）瓦房和青石窑洞、楼房，数量比遭灾前多两倍以上；而且质量更高更好了。新农村的修建，对促进社员增强集体观念，克服小生产的狭隘思想，起了很大作用。

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，大寨逐步地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。

在社会主义社会中，一切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，包括自留地，既不是哪个人下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它取消的，也不是现在还保留的东西就是永远合理、不能改变的。人们在历史上需要过的东西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当条件变化了的时候，就要改变它。大寨的自留地，和其它地方一样，它对集体经济起过补充作用。一九六三年遭灾以后，集体的土地都冲了，自留地也冲了，谁还有心思去修自留地。所以，百分之九十七的社员主张把自留地交回集体，由集体统一修复、统一耕种。因为多数人是这个主张，原来还愿意种自留地的两个半社员，也提出不要自留地了。一九六四年时，虽然没有自留地了，但集体还另分配给社员每人三十斤粮食作为补充。后来，因为集体生产大发展，从集体分的粮也吃不了，人们就更不想自留地了。随着粮食实行自报公议“按需分配”，社员日常生活需求的早烟、蔬菜、小杂粮等，集体都解决了，人们连想都不想自留地了。由于取消了自留地，合作化以来自留地与集体地争肥、争水、争劳力的矛盾解决了，再没有“集体地里养精神，自留地里打冲锋”的现象了，土地归集体，人心归集体，广大社员更加把心操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上了。

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，大寨在多年来的实践中，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完善，建立了一套简便易行的、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、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，不断地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大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中，包括坚持无

产阶级政治挂帅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，真正实现“各尽所能，按劳分配”的劳动管理制度；坚持勤俭办社，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巩固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利益的分配制度。大寨长期坚持的“一定四评，为公劳动”的劳动管理制度，否定了物质刺激、工分挂帅那一套修正主义的管理办法，是集体经济管理工作的重大革新，一大创举。正是这一套合理的管理制度，体现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，保证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，发展着人和人之间新型的平等互助关系，调节着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，有效地组织着生产、分配、交换、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，把集体经济的大家业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蒸蒸日上。大寨的分配制度本着“必须兼顾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”这个总原则，恰当地处理了以下三个关系：一是国家与集体的关系——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。集体化以后的二十多年来，年年超额完成国家对农产品的征购任务。二是集体与社员的关系——从整个国家和本单位生产发展的水平出发，合理确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。大寨刚办社的时候，社员收入很少，十分注意少扣多分，积累只占到总收入百分之四多一点。这样做，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促进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。以后，生产逐步发展了，社员收入越来越多了，积累的比例相应提高。近二年已占到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上。一年的积累相当于办社初期全大队两年的总收入。这就为加速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雄厚的资金，使社员更清楚地看到了“集体经济有靠头，社会主义有干头，共产主义有奔头”，把自己的命运进一步同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事业连在一起。三是在社员的消费部分中，正确处理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关系。